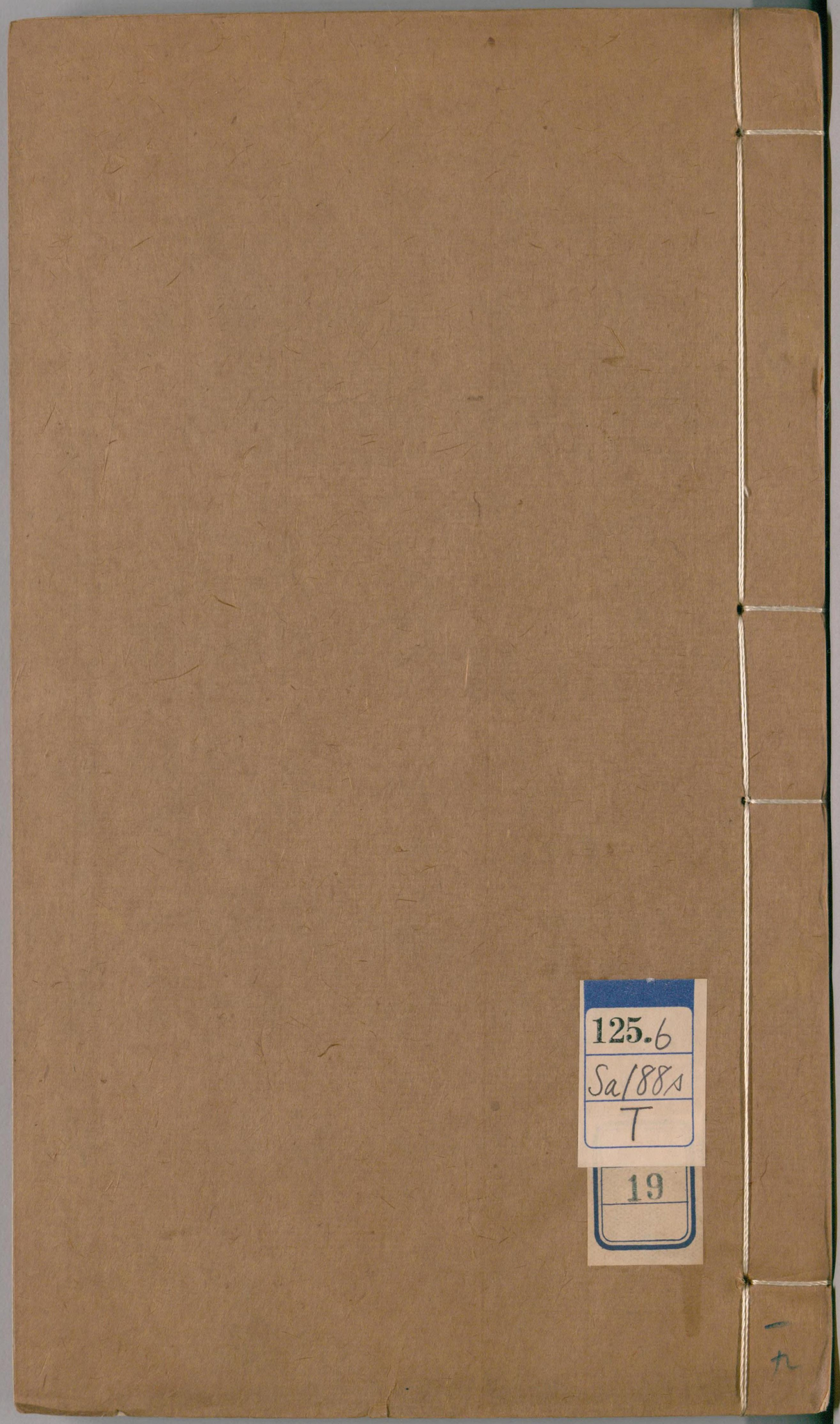
崔東壁先生遺書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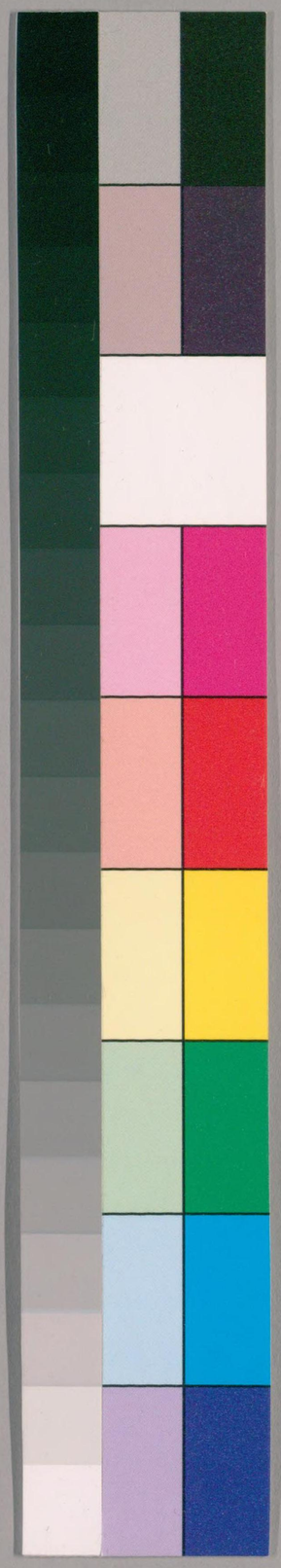
帙冊 上

第 一 第

125.6
Sa188s
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125.6
Sa188s
T
1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125.6Sa188sT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讀風偶識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讀風偶識目錄

卷一
通論詩序
通論二南
卷二
周南十有一篇
召南十有四篇
通論十三國風
卷三
邶鄘衛風

57323 5732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王風　鄭風
齊風　魏風
唐風
卷四
秦風　陳風
豳風補說
通論讀詩

讀風偶識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秦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轅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
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
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傅
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
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
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
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
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

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
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
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
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
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
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
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
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讀風偶識

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衛宏詩序輒據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　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絶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作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

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增益遞相附會宏閎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

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絶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强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内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

一

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鄭氏箋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大序所言爲大序小序下文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

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
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
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
深信而無加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
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
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
任後人欲屬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
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
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尚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
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林立務期相勝傳
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
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
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已意世亦無從
辨之況嬰燕人葢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眞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尚多如以關雎

爲康王時詩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
宮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
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
非憑空妄撰者卽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
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
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
有所傳故栢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
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
或强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
新意以蘄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
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强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
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
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
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
孔子之眞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

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頴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

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
人可免於刺者矣況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
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
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煆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
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
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
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
其爲何故也

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
傳尚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
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
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日而還而強屬之居
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蒂杭河
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
其意者以賓周行爲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無子
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羲和太皞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賈長卿長卿又從父買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

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
序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
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
作詩辨妄精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
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
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
必以爲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
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
即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
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
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
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
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即與之所欲奪者即奪
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

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

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既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既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絶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

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閎天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

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平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雷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雷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

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

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列於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卽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縈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

芭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狥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

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既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搆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諆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狥名定論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世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日場屋雖無憑然尚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棄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逼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并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卽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

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絶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亭風未改爲盛世之詩無疑免罝賢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如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遵先王之遺澤尚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爲宮人則語意尚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愼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并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篇於佐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憂爲之憂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

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

讀風偶識

誤以爲美　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
麗之稱

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
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
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
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
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
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興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
已其取興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
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
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
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
欲得賢女爲婦君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
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
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稽於
衆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

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荼已無爲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汚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既於文義牽强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尚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烏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也待葛旣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
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
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
自主爲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
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
尚未足爲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
爲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
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以關雎既得淑
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
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
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
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
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
平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
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

其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
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
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
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
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實周行爲賓賢人於列位
馬廸積爲閔使臣之勤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
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況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
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
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
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豈采蘩一詩即爲舉人之周者
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
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即以爲託言而語
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
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

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寘彼周行郎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墻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樛木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螽斯爲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

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
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
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
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姒之化及
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周三分有二文王
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
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
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
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
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
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
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
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

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
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
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祗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
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爲至貴至美此
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
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兎罝
此篇據春秋傳卻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
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
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
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
充百職事朝既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
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畯苦
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
詩人惜之日此林中之施兎罝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
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既足爲干城爲腹

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兎罝哉
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卽以爲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
之語氣也
兎罝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
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偷人材
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
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
風尚未大變是以咏歎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
斯時而無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
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
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
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
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
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

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
此茅苴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
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
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
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倏
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
得以不廢豈非其詩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則亦
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談耶茅苴之詩與此
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觸於
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
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

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儻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冏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夫潰其坊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去之遠矣江去

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謂正也朱傳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肆皆非婦人之事而慇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鄰之見君子傳以爲君矣菁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爲其
夫而非他人者況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
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
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
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
之距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
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
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
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卽指驪山亂亡之事
父母孔邇卽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
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
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
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
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

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其設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讀風偶識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類周南闕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
兎罝之日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
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
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
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
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
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
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
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　采蘩　采蘋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
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已所得私也
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已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
已情是狥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已子者有疎其夫
之兄弟而親已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
之國當視夫之親疎以爲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于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

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蘋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卽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藻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蘋

雖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蘋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沚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卽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鷄司晨而商以亡褒姒籠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卽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狥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狥己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尤以毋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己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剔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加正牆面也

草蟲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爲憂已得同牢爲喜無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近是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爲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

思其夫車鄰風雨菁菁蒹葭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卽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强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

讀風臆評　卷之二

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强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

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强凌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靁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

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卽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摽梅　野有死麕

摽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野有死麕序以爲天下大亂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

序傳所言行露摽梅野有死麕三詩男無不强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栢矣聖人豈果爲松栢賦乎現詩之爲體尤多假

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衛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

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爲文王之
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
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
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
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
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
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卽江
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眞悔也細玩二詩
詞意皆在此者不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
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
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
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螽斯參看

讀繆木螽斯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
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
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其
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
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
旨矣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後詩無疑鄭漁
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後言
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肅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
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
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
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強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
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曰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
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
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元王武王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爲之解强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
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
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
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
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
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
也豈得援以爲比嗟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
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

眞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尚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
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
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
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
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
不强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末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靁何彼穠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鄘十二國之詩在前而豳風在後也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憚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

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鳲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

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
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
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
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
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
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
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
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
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
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
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
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并無采風
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
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
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
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

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艮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諡則稱其名與字如秦仲衛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君之諡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眞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指及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諡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

家年表故得以採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爲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鄘衛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薨嫡子也而莊姜以爲已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踰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讀風偶識　卷之二

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椓煉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弒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强以加之以蘄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慰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傅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自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併栢舟一篇亦疑以爲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絶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絶不類莊姜戴嬀事也自莊

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嬀恐不復存史記以
爲戴嬀先死而後莊姜以桓公爲已子雖未敢必其然
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
之弑州吁之殺絶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嬀若無二人然者
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既以桓公爲已子矣莊姜當
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嬀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
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
爲定姜所作或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
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爲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
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
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爲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
弑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
其愛已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
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
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

終風爲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絶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爲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卽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爲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鄭平卒平鄭衞是也今也衞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爲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爲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始上去乎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爲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爲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衛伯也狄人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鄧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鄧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

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鄭舒爲政之時上距衞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衞衞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衞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士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衞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衞乎

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衞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强爲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衞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謬矣

新臺序云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

讀風偶識

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眞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遽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然卽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僖隱公四年石蜡旣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卽序之伋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已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卽朔亦

了不能搆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爲何人之說蓋緣左傳一書采摘太廣但有所得朗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盡執爲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栢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鬒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揣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衛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蝃蝀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四篇之多衞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絶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絶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羣然怪之是以絶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

吳季札云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衞之必亡而又知衞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着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淸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類是也嚴氏粲云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此詩之爲刺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絶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爲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詩序辨說

山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丰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絶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淸淖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衛歷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賁於浚所以下賢也卽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頌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晏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衛莊公娶於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旣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卽嬖人生子亦當在晩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卽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嬀之娶後此矣厲嬀生子孝伯戴嬀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嬀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爲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徵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絶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今之不然

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宛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絶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爲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庾開府其後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啟先儒之說無寧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復曲爲之解孔氏以爲假有渡者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爲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爲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罪宗廟不至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卽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

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爲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衛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

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爲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眞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粧束尚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詶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

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
梳粧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
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
牽合以爲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
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
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
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已
何涉婦人如此之無耻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
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
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
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
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
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
而乃自以爲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楯
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

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假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假煉之獄獄之假煉舍寃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假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假煉爲非矣古人之寃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蕩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卽以尊常贈答視之可也

鄭風三十九篇

鄭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栢舟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栢舟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終彼泉水亦流于淇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

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强率不能合也惟鄘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帙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卽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强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讀風偶識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讀座佃謙

CL·
NO· 3823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